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四章



阿維尼翁城 ~ 1347年5月

午後的空氣中瀰漫著濃厚的雨水氣息；西方的天空一片漆黑。

萊恩樞機主教從英國抵達阿維尼翁，乘坐戒備森嚴的馬車，氣勢洶洶地闖入馬洛城堡的庭院。人群邁步揚起的塵土，隨即被捲起的滾滾塵雲吞沒，塵雲在逼近的人群面前聚集。

暴風雨來臨。當馬車接近入口時，利安向前坐了下來，從車窗向外望去，發現他的一些先頭部隊成員茫然地四處遊蕩。

萊恩的護衛隊長催馬前進，同時斥責著衣衫襤褸的衛兵：「立正！立正！」無人理會他的命令。隊長勒住馬，抓住最近的一個衛兵。“士官！這是怎麼回事？立刻解釋清楚！”

「現在就回答我！」中士迷迷糊糊地抬起頭，彷彿喝醉了一般，眼神空洞，嘴巴也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夠了，別再演這荒唐的戲了！」紅衣主教怒吼道。萊恩猛地跳下馬車，一手扶著寬邊帽，不時地將帽簷向外傾斜，抵禦風。

隊長和另外三名護衛加入了紅衣主教和利安一行人的隊伍，進入了城堡。樓上，隨著他們靠近紅衣主教巴西利斯特的寢宮，一陣持續的嗡嗡聲越來越大。他們衝進房間，頓時僵住了。幾個人呻吟著，別過臉去。利安樞機主教掏出手帕摀住口鼻，一名衛兵跑到敞開的窗戶邊嘔吐起來。

在利恩面前，一具黑色腫脹的巴西利斯特僵硬地躺在床上，臉上爬滿了黃蜂。這些昆蟲從敞開的窗戶來回穿梭，拖著蛆蟲從他空洞的頭爬出來。死去的紅衣主教也同樣痛苦，他僵硬地躺著，散發著腐臭的氣息，眼睛乾涸在地板上，像兩枚骯髒的硬幣。利恩望向窗外，遠處樹梢在即將到來的暴風雨中傾斜搖曳。然後，他又將注意力轉回房間裡悶熱、停滯、令人窒息的空氣中，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薰衣草香和陳年人類糞便的氣味。幾隻嗡嗡作響的昆蟲在他身上搜尋，盤旋在他頭頂周圍，像一個嗡嗡作響的光環。

然而，利恩並非沉迷於這些細節之人。他更仔細地審視著公寓裡的物件，目光最終落在桌上的一張羊皮紙上。他走上前去，仔細端詳起來。利恩拿起那張寫著紅衣主教遺言的羊皮紙，那是寫給他的。不久之後，一行人匆匆離開城堡，如同他們來時一樣匆忙。利恩一邊走一邊瀏覽那封信。「偽經！快點！」他一邊低聲咆哮著，一邊鑽進馬車。「立刻上馬！」隊長一邊躍上馬鞍，一邊向衛兵們吼道。

男人們急忙奔向各自的馬匹。隊長策馬衝向隊伍的最前面。馬車猛地一震，向前疾馳。利安強迫自己移開目光，不禁打了個寒顫。他率領著二十四名士兵，策馬向西，越過羅納河大橋，遠離阿維尼翁，朝著《偽經》的方向，朝著吞噬地平線的巨大雷雲的方向疾馳而去。然而，利安的注意力卻完全集中在他對《偽經》會議的重大責任上，以及對教宗克萊門特一無所知的會議事宜。

隨著樞機主教沙勿略和巴西利斯特的遇害，利安成為最後一位在世的高級議員；近五個世紀以來，議會一直秘而不宣的一切如今都落在了他的肩上。儘管教會法規定基督的代表——即在位教宗——是議會中地位最高的成員，但利安深知，即便並非完全不可能，直接與克萊門特接觸也絕非易事。此前，克萊門特身為樞機主教時，曾強烈反對任何在他看來會加強偽經會議地位的提議。克萊門特一直以來

他認為，教宗會議削弱了樞機主教團的權威。利安並不指望克萊門特在成為教宗後會改變立場。儘管如此，他決心要親自覲見克萊門特，即使必要時不惜動用武力。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他準備採取一項在偽經會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舉措來為這種不服從的行為辯護。將偽經檔案中的證據取出，親自呈交給克萊門特。

利安和克萊門特性格截然相反，兩人水火不容。他們彼此心知肚明。利安寡言少語，謙遜、謹慎真誠。克萊門特則是粗魯急躁，沉迷於奢華的社交生活；作為教皇，他的舉止更像是一位風度翩翩的君主，而非一位嚴謹的上帝使者。他們之間的對話總是正式、簡短，而且大多平淡無奇。在四年間……

自克萊門特登基以來，樞機主教巴西利斯特曾多次就偽經事宜覲見教宗。但每次都被拒絕，理由是克萊門特有其他更緊迫的事務需要立即處理，例如新宮殿的建造、國事、財政和稅收。即使在樞機主教巴西利斯特去世後，克萊門特也未任命新的上議院成員，他的不作為導致這個曾經權力滔天的機構日漸衰落。

這種衰落幾乎可以肯定是他故意疏忽的結果。然而，利安現在別無選擇，只能強迫克萊門特履行職責，提醒他對古老的偽經委員會的責任。

這座會議廳建於1334年，由教宗本篤十二世下令建造。儘管他曾表示希望將教廷遷回羅馬，但他還是將所有教皇檔案從梵蒂岡轉移到了這座位於法國的新堡壘。這座如同墳墓般的建築坐落在羅納河谷廣闊潮濕的河谷中，三面環繞著陡峭的峽谷，峽谷中生長著茂密的次生林和荊棘叢。東面，阿維尼翁的城牆高聳於河谷之上；而西面，這座城市的輝煌逐漸消逝，隨之而來的還有它那令人作嘔的氣味。

不到一小時，那輛戒備森嚴、帶有羅馬教會印章的馬車，便艱難地沿著一條陡峭崎嶇的小路向上行駛，路兩旁是高大的常綠樹木。樹後高聳的石砌城垛，與遠處的天空一樣漆黑一片。天空變得像漂浮的灰燼般濃重；風向逆轉，轉為冰冷。閃電劃破夜空，雷聲隆隆——突然間，大雨傾盆而下。利恩的隨從艱難地沿著泥濘狹窄的道路向上攀登，幾個下馬的衛兵渾身沾滿泥漿，擠在馬車後部，齊心協力地催促著它前進。

向前走。他們費力地把它從水坑裡拖出來；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地往前走。閃電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勾勒出《偽經》那始終縈繞不去的輪廓。

這座氣勢恢宏的石砌堡壘外牆沒有一扇窗戶。它唯一的入口日夜都有議會衛兵把守，這些衛兵都是由上議院精心挑選的，他們體魄強健、意志堅定、忠心耿耿。即使是菲利普國王皇家衛隊的嚴苛禮儀，與之相比也顯得遜色。在這戒備森嚴的城牆之內，藏有鮮為人知的經文——從完整的《以諾書》、《禧年書》、《巨人傳》、《所羅門書》等經卷，到用千年未曾聞的語言寫成的古老捲軸；從早已被毀的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文物，到詳細記載大洪水之後的亞述亞月的亞述聖殿（這些陶筒中獲從猶太月獲的是從猶太月）。

在最早的十字軍東徵中，《偽經》的內容包含了教會所有現存的秘密，教會嚴加保密。

利恩在四部偽經中尋找素材——這些經文紅衣主教幾乎爛熟於心。儘管從偽經中摘取任何內容都違背了他的良知，但他卻想不出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完成擺在眼前的任務：讓克萊門特相信那些任何一個理智的人都不敢相信的真理。

四卷書卷中的第一卷是《雕像圖》，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卷。它詳細描述了議會修道院及其兩塊門石，並記載了它們的歷史。第一塊門石於西元876年，即君士坦丁堡統治時期出土。

教宗若望八世時期。該遺址位於義大利教宗國翁布里亞山區，也是古代薩姆尼特人聚落。第二塊門石於西元877年，在教宗斯德望六世時期被發現。

在法國奧弗涅省，這塊巨石矗立在盧瓦爾河南岸的一座石山上。

第二本書是《議會公告集》，其中列出了議會的歷史成員名單，包括所有曾在上議院和下議院任職的教皇和議員，以及議會的章程。

第三項約束是教宗本篤十二世於1336年頒布的《宗教改革排除條款》。這些條款是教宗詔書《救贖主之歌》（Redemptor Noster）的教會法修正案或排除性條款。它允許大公會議以其認為合適的方式管理其下屬的兩座修道院。

認為合適。

利恩尋找的第四份也是最後一份文獻是納拉姆辛譯本—上議院也稱之為「蓋特斯通占卜」。這些裝訂脆弱的紙頁可以追溯到三個世紀前，它們以一位名叫納拉姆辛的修道院抄寫員的名字命名。納拉姆辛是一位已故的加迪安教士，他憑藉其虔誠的奉獻和無私的信仰，獨自一人破解了法國巨石上的銘文。這些譯本是用拉丁文翻譯的，對應刻在法國石碑上的奇異語言。由於義大利石碑上的銘文與法國石碑上的銘文完全相同，因此納拉姆辛的譯本也同時作為位於法國和義大利的兩塊蓋特斯通的譯本。

利安知道，這四篇文本中的任何一部都可能喚醒懵懂的教皇，讓他意識到眼前的真正危險，但只有四部文本全部出自利安之手，才能使他臣服於利安，從而臣服於他。

《偽經》的控制權。如果議會想要存續，就必須讓他看到這一點。利安的馬車停了下來，他從車門向外望去，只見瓢潑大雨中，幾個身影排成兩列，守衛著兩扇巨大的鐵門。那是《偽經》的入口。

在《偽經》內部及其大門之外，牆上的火把照亮了走廊入口處一排戒備森嚴的二十名衛兵。門的另一側，長矛柄猛烈地敲擊著大門，隨後傳來一聲悶悶的命令：“奉偽經委員會樞機主教利安閣下的命令，開門！”

兩名衛兵卸下鐵欄桿，費力地打開了大門。紅衣主教利恩

他的隊長匆匆穿過，全身濕透，顯然是被大雨淋透的。衛兵們向他們鞠躬致意。大門砰的一聲關上了。利安和隊長腳步不停，消失在昏暗的大廳裡，水滴從他們身上滴落在石板上，在石板上留下一道痕跡，倒映著走廊里火把搖曳的火焰。

當利恩轉過一個街角，走到走廊盡頭時，六名守衛突然現身。他們站在一扇高大華麗的大門前，門上雕刻著精美的圖案，鑲嵌著閃閃發光的金屬片和珍貴的寶石。

拱頂石上方刻有希臘字母「APOCRYPHOS」（偽經）一詞。門衛上前一步，舉起手，掌心向外。「站住！」他身後的衛兵也舉起武器，沉重的鐵甲碰撞聲響徹大廳。利恩在門衛面前停下，門衛繼續說：“說明”

利恩迅速地揮開手。「我沒時間！」他向前傾身，攏起手掌，在士官耳邊低語了通行證詞。

士兵轉身，踩了踩腳，對門口的守衛說：“讓開，讓樞機主教利安閣下！”

衛兵們匆匆分開，中士將一把碩大的黃銅鑰匙插入鎖孔。他們用肩膀緊緊抵住高聳大門潔白的木板，大門緩緩打開。

門發出呻吟聲，緩緩打開。利恩接過一名守衛遞來的火把，彎腰鑽過門口新開闢出的縫隙。身後，厚重的門砰地一聲關上，發出沉悶的迴響。迴音漸漸消失，寂靜將他包圍——在靜謐之中。

黑暗籠罩著一切。只有他自己的呼吸聲和火炬火焰持續燃燒的聲音打破了寂靜。

利恩邁著堅定的步伐穿過黑暗，點燃了一排牆上的火炬。隨著紅衣主教驅散黑暗，巨大的房間也逐漸顯現出來。

無數的書櫃沿著牆壁排列。一排排的書櫃縱橫交錯地貫穿整個樓層，書架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書籍、手稿、捲軸和刻有銘文的泥筒。所有這些都是聖座的秘密。利恩把火把固定在一個空蕩蕩的架子上。

手電筒支架固定在書架側面。一張寬敞的閱讀桌在他面前燈火通明。他搬起桌子旁幾張木凳中的一張，匆匆跑下書架。

貨架上有很多排。他轉過一個彎，頓時僵住了；一股寒意和恐懼湧上心頭。再往前走幾碼，他面前已經擺著一個踏腳凳。他扔下手中的凳子，跑向另一個踏腳凳。

利恩爬上新凳子，開始在貨架上搜尋，急切地掃視著前方。

找到了《雕像體格》。他嘆了口氣，彷彿又恢復了些許力氣，取回那本厚重的書，匆匆走到閱覽桌旁。他剛把書放在桌上，坐下，翻開封面，心就提到了嗓子眼。書頁不見了。

「不！」他一邊翻著書頁一邊倒吸一口涼氣，手摀著嘴，雙眼瞪得老大，閃爍著驚愕和恐懼交織的光芒。將近一半的書頁都沒了，被撕掉了。「不！不！不！」他猛地從桌邊跳起來，衝向緊閉的房門。

「立刻開門！」利安喊道，一拳砸在門上。鑰匙喀嚓一聲插進鎖孔，他猛地推開沉重的門，一股新的力量湧上心頭。

「誰動過檔案館？」利恩尖叫。

中士結結巴巴地說：“你們，嗯，只有，只有樞機主教團的成員才能進入。”

利恩靠近他的臉，低吼道：“我是議會的最後一人。最後一人！沒有其他人了！”

「馬松樞機主教的情況如何？」士兵問道。

萊恩猛地向後一仰，臉色瞬間扭曲得可怕。“馬森？根本沒有這位紅衣主教。”

「他 這個馬松知道通行證的經文，閣下！我的命令是允許——」

「鑰匙，給我！」利安打斷道。士兵照做了。利安把鑰匙塞進長袍裡。「我知道你的命令，衛兵！」利安定了定神。“告訴我，他長什麼樣子？他穿得像——”利安指了指自己猩紅色的長袍。“像個紅衣主教嗎？”

「是的，閣下。他自稱是新當選的議員，聲稱奉教皇之命前來查閱某些教規記錄。而且他跟您很熟。」

“警官，我此行研讀偽經的目的是為了告知教皇他對偽經的義務。他怎能就自己一無所知的事情下達命令呢？”

「殿下，我的命令是——」

「我的天哪，」莉安喃喃道，顫抖的手指讓她心不在焉，目光四處游移。他環顧四周，然後又和警官對視了一眼，問道：“這位馬松樞機主教長什麼樣子？”

「他自視甚高，舉手投足都像個紅衣主教。你個子高，金發，皮膚白皙，啊，一隻眼睛是棕色的，另一隻眼睛是白色的！」士兵指著自己的左眼說，“這隻眼睛是瞎的。”

他臉色陰沉，咬緊牙關。只有一位紅衣主教擁有這樣的眼神。

「該死的，」利恩心想。布拉西 肯定是學院指使他幹的。

「跟他一起來的——護衛嗎？」利恩質問一臉茫然的警官。

“他是獨自一人來的，閣下，騎著他自己的坐騎。”

「他一個人？」利恩大聲哼了一聲。「警官，我帶著幾十個衛兵和一輛裝甲馬車。你不覺得一個紅衣主教獨自一人出宮出城很奇怪嗎？而且還騎著馬？」

「殿下，每次他來，這個馬松——我是說這個人——都低聲跟我說著和你剛才說的一模一樣的話。否則，我不會讓他進來的。我的命令是——」

「我知道你的命令！」利恩怒吼道，“你每次都說他來——中士，你到底開了多少次門？你到底給這個入侵者開了多少次門？”

「最近幾天來了很多次，」警官低聲說。「我預計他明天還會來；」

大人，我是否該將他拘留？

利安知道，如果克萊門特不知道偽經，逮捕布拉西只會激怒他，加上劇本已脆弱的局勢。

「不，警長，」利恩平靜地回答道，「只需拒絕他接觸偽經，不要逮捕他。新議會將決定如何處置他。」隨後，他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你曾向任何人複述過通行證嗎？”

“我，閣下？我沒有。我奉命不得這樣做。”

“從不？就算對自己也一樣？”

“絕不可能，閣下。”

那人守著這扇門將近二十年了。利恩幾乎對他毫不懷疑。然後，他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他看到鑰匙在鎖孔裡轉動，一扇門打開了。

真相大白，他一眼就看穿了。樞機主教巴西利斯特遭受酷刑逼供，供出了通靈經文；這無疑將布拉西與巴西利斯特的謀殺案聯繫起來。

“你絕對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在我們修改這段經文之前，我…”

離開。除了我，誰也不能踏入檔案館的門檻。你把我帶走嗎？

「的確如此，大人。我願意。」中士連忙答應。

“還有一件事：入侵者有沒有帶走任何東西，哪怕是一小片紙片？”

中士回答說：“第一天，他從檔案館裡拿走了兩本裝訂好的書，我堅持讓他歸還。我惹惱了他，但他還是照做了。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拿走過任何東西。我盡我所能地檢查了他的長袍，但我不敢……”

「我命令搜查他的人身，因為他——我認他為樞機主教，」那人脫口而出。他雙頰緋紅，目光落在地上的石板上，低聲說道：“就像我認您一樣，閣下。”

萊恩皺了皺眉。“別再提這件事了。把門關上。”

「是的，閣下。」中士用力關上高大的門，利恩從法衣裡抽出鑰匙，從裡面鎖上了門。他回到閱覽桌。

萊恩評估了損失，收集了布拉西可能從撕碎的書頁中學到的東西。

他又翻閱了幾頁。

「該死！」利安捶打著缺失的那一頁。他繼續在書中翻找，卻發現所有的納拉姆辛譯本都被刪掉了。

「該死的！」他一拳砸在桌子上；怒火迴盪在書架上、地板上，或許甚至能傳到地心深處。萊恩會透過克萊門特確保布拉西保持沉默。

「嘎！嘎！」一聲沙啞的叫聲傳來，「嘎！」受驚的利恩猛地抬起頭去看。一隻烏鴉撲扇著翅膀，棲息在書架頂上。利恩緩緩起身。「我的天哪」那隻烏鴉猛地撲向利恩，直指他的眼睛。

紅雀尖叫一聲，踉蹌後退。如同閃電一般，它那刺耳的黑色羽毛用閃亮的喙和爪子撕開了他的臉。血流滿面，視線模糊，萊恩踉蹌後退，撞到一個巨大的架子上，摔了下來。架子向後搖晃，烏鴉飛了起來。萊恩跪在地上，擦去眼中的血跡，發現那隻烏正平靜地棲息在他最初看到它的架子頂端。他緩緩站起身來。

「嘎吱！」利恩回頭一看，只見搖晃的書架向他傾倒過來。他伸出手臂，尖叫。書架和書頁像雪崩一樣傾瀉而下。整座書架如同山崩般砸向他，連高個子都感受到了房間的震動。

門開了。原本架在書架側面的火把掉落在書堆上，點燃了它們。然後一切都安靜了下來。除了劈啪作響的火焰和被壓在廢墟下的紅衣主教的悶哼聲。突然，烏鴉的身影化作一團消散的煙霧，消失了。

「大人！」中士一邊敲打著高大的大門，一邊向他喊道。

利安躺在箱子底下，雙腿骨折，肋骨斷裂，被綁住。書籍和書架將他團團圍住。煙霧從堆積如山的物品中緩緩升起。「上帝啊！救救我！衛兵！」他喊道。

煙霧沿著地板滾滾而來，在門檻下聚集，熏到了中士的靴子周圍。「拿來公羊！召集所有士兵！快！」中士朝部下吼道。士兵們四散奔逃。他猛烈地敲著門，“利恩樞機主教！開門！”

時間流逝，煙霧越來越濃。士兵們帶著撞錘回來時，用力撞擊著高大的大門，伴隨著刺痛的淚水和哽咽的尖叫聲。一隻紅雀腳先著地燃燒。

~*~

命運眷顧了布拉西樞機主教。如果萊恩再多活一天，布拉西或許就會被指控謀殺。教宗將別無選擇，只能對偽經展開徹底調查。而這項調查或許會…

揭露了樞密院保守的秘密，教宗肯定會任命一個新的上議院，即便布拉西早已葬身貧寒。然而，布拉西卻奇蹟般地一路暢通無阻。

在《偽經》被大火吞噬的第二天，教宗的侍衛長皮特羅上尉奉命調查這起事故。皮特羅帶回了他的調查結果：利安樞機主教的死以及吞噬檔案館內容的熊熊大火純屬意外。此事就此擱置，教廷繼續調查巴西利斯特的謀殺案，但並不著急。距離腓力二世國王訪問教皇宮的時間不到兩個月，宮廷裡的人都在談論政治。《偽經》及其秘密只能暫時擱置。畢竟，英國已經佔領了法國的部分領土，根據目前的停戰協議，腓力二世需要教宗克萊門特的幫助才能收復北方的失地。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布拉西有足夠的時間仔細研究他偷來的唱片。其中，納拉姆辛譯本尤其引起了他的興趣。

在 Château Rouge 的私密空間裡，他反覆閱讀這篇引人入勝的文章。

他敬畏地想，如果這些都是真的，那麼我哥哥的幽靈所言不虛：這塊巨石不僅有能力將愛德華驅逐出法國，還能將他以及所有人徹底摧毀。

他和英格蘭在一起。

布拉西走進教皇宮的迴廊庭院時，已是午後不久。

他看見朱林牽著兩個侍童走過庭院。侍童肩上扛著一大塊深藍色布料，上面綴滿了銀色鈕扣。

「朱林樞機主教！請您稍等片刻，」布拉西對著旁聽席喊道。他走近時…

朱林，另一位身穿紅袍的樞機主教菲爾姆斯也走了過來。菲爾姆斯同樣是宮廷總管，他的職責使他成為所有宮廷樞機主教中最不受歡迎的一位。

他調查、記錄並直接向教宗報告所有宮廷事務。簡而言之，菲爾姆斯是教宗的耳目，他的一言一行都像他早已是教宗的耳目一樣。

當選為下一任教宗。然而，事實上，他不過是個自私自利、愛管閒事的人。身體。

「朱林，你知道圖桑樞機主教的下落嗎？」布拉西問。

菲爾姆斯打斷：“布拉西，你有沒有在獻給國王菲利普陛下的三個酒桶上做記號？”

“我昨天早上去了，”布拉西簡短地回答道，然後轉過身對朱林重複道：“圖桑在哪裡？”

朱林回頭瞥了一眼。“他剛才還跟著我們。或許吧。”

他 啊 !他來了。」
圖桑雙臂支撐著，穿過迴廊的拱門。
一塊厚厚的折疊藍色方塊布。

菲爾姆斯把臉湊到紅雀球員中間，吸引布拉西的注意。“圖森在嗎？”
把國王陛下的酒瓶箱裝滿並做好記號？
朱林截獲了這條問話。“他有。兩天前。”
圖桑氣喘吁籲地走到眾人跟前，臉色蒼白。「朱林，你再站這麼久，他們會把布掉下來弄髒的。」他厲聲說。朱林這才注意到三個面露痛苦之色的男僕，他們站著站著，腳步沉重，幾乎站不穩。
「哎呀！別掉地上了！去宴會廳！」朱林厲聲吩咐他的侍從。他轉身向兩位紅衣主教打了個招呼。「布拉西；菲爾姆斯。」說完，他便飛快地離開了，侍從們緊跟在後。

「我就在你身後，」圖森在他身後喊道。他朝布拉西和菲爾姆斯點點頭，顯然準備趕緊追上朱林。菲爾姆斯走到他前面，雙手背在身後，腳跟向後一晃。「教宗陛下要我確認一下瓶子箱是否已經打包並貼好標籤，」他一本正經地說，用他那長長的鼻子居高臨下地盯著圖森。“我想應該是吧？”

「他們理應如此，」圖桑反駁。
布拉西不耐煩地哼了一聲，「朱林不久前才承認圖森已經準備好了酒瓶。」菲爾姆斯仰頭眯著眼，彷彿從高處俯視著布拉西。「的確如此，但我只想聽圖森親口說，而不是別人的。哦，對了，布拉西，你有沒有在為陛下準備的酒桶旁安排守衛？」

「沒必要，」布拉西挑了挑眉說道，「我告訴那些酒桶，如果它們膽敢逃出酒窖，我會親自讓它們醉死。所以，它們都同意不逃跑了。」他嘴角勾起一絲苦笑。

圖桑強忍住笑意。

菲爾默斯眉頭緊鎖。「我就假裝沒聽到紅衣主教們的這些玩笑吧，」他冷冷地說。“布拉西，你或許忘了英法兩國正在交戰。”

“如果陛下中毒身亡，或許你將承擔個人責任。”他轉向圖桑，繼續說道：“侍衛長不在衛兵室裡。”
你今天見過他嗎？

布拉西打斷：「或許你已經發現我的酒桶無人看守，並已找到皮特羅船長安排人看守，是嗎？如果是這樣，那你問我是否安排了守衛就顯得毫無意義了。」菲爾默斯氣急敗壞地辯解道；然而，布拉西不給他任何機會。「但你還是問了，或許是因為你打算…」

如何讓教宗相信你抓到我犯了嚴重的瀆職罪？

菲爾姆斯：「這不就是你的計畫嗎？為了給自己營造有利的形象。

你們這是在詆毀我，從而與聖座對抗嗎？

菲爾姆斯引用《箴言》中的一句話反駁了這一指責：“愚妄人將心裡所想的全都說出來；智慧人卻將心裡所想的留到以後再說。”

圖桑透過回答菲爾默斯之前的問題，巧妙地化解了衝突。

“波因特伯爵已經抵達，目前在貴賓翼樓。我想您或許也能在那裡找到皮特羅上尉，菲爾姆斯樞機主教。”

「當然，」菲爾姆斯同意道，急於用自己的話結束這場對話。他小心翼翼地向圖桑和布拉西點了點頭。“圖桑樞機主教；布拉西樞機主教。”

布拉西給了那人足夠的空間來恢復一些平衡，然後對他喊道：“路過的人，如果插手與自己無關的紛爭，就像揪住狗耳朵的人一樣。”

菲爾姆斯明顯地僵住了，彷彿把《箴言》中的一句話記在了心裡，但他仍然繼續往前走，好像沒聽到一樣。

圖森咬著嘴唇，努力掩飾即將脫口而出的笑聲。他湊近布拉西，低聲說道：「皮特羅隊長就在你身後。」他意味深長地朝庭院另一側的拱門方向做了個手勢。“就在最遠處的那根柱子後面。他正在和一個衛兵說話。”

「啊，幹得好，圖森。」布拉西踱步走到柱子旁，發現皮特羅躲在柱子後面，便在他耳邊低語了幾句。皮特羅點點頭，回應了布拉西的低語，然後厲聲命令守衛，守衛轉身匆匆朝大地窖的方向跑去。布拉西感激地拍了拍皮特羅的肩膀，然後回到圖森身邊。

「朋友，我們必須談談。有些事至關重要，我必須告訴你。」布拉西近乎懇求地說。圖森注意到對方近乎著迷的眼神，以及他不安地絞著雙手和急切的姿態。他越過布拉西的肩膀，望向前方。

「小子！快來！」一聲厲聲喝道。一個大耳朵的侍從男孩小心翼翼地走向身穿猩紅色長袍的紅衣主教們。“陛下？”

「大人，小子，」圖桑糾正。「大人，你是朱林樞機主教的門徒之一，對吧？」

“是的，您的，是的，先生。”

「你的主人在宴會廳。」圖桑把那塊厚重的絲質方巾遞給衣衫襤褸的孩子。「現在把這塊布帶給他。告訴朱林樞機主教，圖桑樞機主教馬上就到。還有，侍從，你要是弄髒了這塊布，就得負責。明白了嗎？」

“是的，陛下。”

圖桑嘆了口氣，把東西遞了過來。「走吧，快走。」男孩匆匆離去。

把布拿走。圖桑說：“不是地窖。你派了衛兵進去。而且我在食品儲藏室也安排了僕人。酒窖當然是私密的。”

「夠了。」布拉西回答。他們一起離開了庭院。

兩件紅袍低聲交談著，走上粗糙的木樓梯，進入了酒窖。圖桑環顧了六個房間，尋找僕人，然後示意布拉西進入瓶子倉庫。他們穿過迷宮般的瓶子架，有的滿滿的，有的空的，直到...

他們走到房間後角落。在這裡，他們佔據了明顯的優勢，因為他們能夠發現有人走進來，而且遠在入侵者聽到他們低聲交談之前就能察覺到。

布拉西滔滔不絕地說了很久，而圖桑的臉上則閃過各種複雜的情緒：震驚、懷疑、恐懼、厭惡，最後是徹底的難以置信。

“你怎麼能指望我相信這麼荒謬的事情？”布拉西說完後，他斬釘截鐵地問道，“簡直就像什麼奇幻故事一樣！”

布拉西為自己辯護道：“你見過我所說的那兩座修道院嗎？它們都記載在教皇的稅收記錄中。你了解這次會議的目的嗎？”

更重要的是，它的檔案館裡究竟藏著什麼？你知道為什麼大公會議及其樞機主教們一直與教會選民保持距離嗎？圖桑，我看過偽經的記載。我告訴你的都是真理，在上帝和法國面前都是真理。他們守護著地獄之門。

“所以，你是想讓我相信，”圖桑緩緩說道，“偽經委員會建造這些修道院是為了守護那些實際上是地獄之門的石頭？”

我竟然相信，只要念出刻在石頭上的這些銘文，就能打開地獄之門。而這些「門石」圖桑的嘴唇在「門石」這個詞上停留了片刻，彷彿它嚐到了某種令人作嘔的味道。「就能拯救整個法國？布拉西，你難道要因為我缺乏理智，就把我這個多年來備受教皇同僚尊敬的宮廷紅衣主教拉來胡說八道

“這是真的！我知道這可能很難理解，圖桑。我發誓，這是真的。”

「很好。」圖森抿緊嘴唇，表情嚴肅。「假設你說的是真的。同樣假設，布拉西，你能找到辦法潛入議會的任何一座修道院，並且找到這塊守衛森嚴的石頭，還能準確地念出打開地獄之門的咒語。」圖森意味深長地看著布拉西。“即便如此，你又該如何說服地獄的惡魔呢？”

聽命於你？當這些——撒旦的爪牙從這塊石頭裡湧出時，你該如何回應？「去吧，消滅英國人？」圖桑發出了一聲刺耳的、近乎尖叫的聲音。

笑。「既然一隻鳥從籠子裡被放出來不會聽從你的命令返回，那麼這些精靈一旦獲得自由，又怎能聽從你的命令呢？再說，你又怎能僅憑言語就能打開或關閉一塊石頭呢？不，布拉西，你說話就像一個被俘虜的孩子，被奇幻的興奮沖昏了頭腦！」

「蓋特斯通的意義遠不止於打開和關閉它們，」布拉西反駁。

「它們如同門，卻既不開啟也不關閉。靈體可以穿過它們。這些譯文以詩歌的形式呈現，如同聖經。正是透過這些文字，刻在石頭上的文字，人們才能從中召喚靈體，或將它們驅逐出去。」

圖桑搖了搖頭。「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你釋放了這些精靈之後，為什麼它們非得聽你使喚呢？」

「譯文證實，人們可以從這些石門召喚精靈並驅使它們！」布拉西近乎瘋狂地堅持著，一拳砸在瓶室厚實的木板牆上。「還有更多。不久前我做了一個神聖的夢。我的兄弟讓·雅克，在克雷西被英國人殺害，來到我面前。他告訴我——」

「夠了，別再胡鬧了！」圖桑樞機主教脫口而出。「我被召去宴會廳。或許你可以召喚你兄弟的亡靈，還有這些你的石魔。」

幫你？布拉西，當宗教裁判所指控你異端邪說時，我和朱林都不會站在你這邊。哦，你放心，我會按照你的要求把你的荒唐故事告訴朱林。你也肯定，他會讓你徹底瘋掉。

「我也是。」圖桑轉過身去。

「不，等等。再等一會兒，」布拉西在他身後喊道。

圖桑說話時沒有停頓也沒有轉身。「我從未和你談過這件事，如果你說我談過——」

「你想親自看看那些唱片嗎？」布拉西繞過酒架。「我有。」

圖桑突然停下腳步，摸了摸下巴。如果真的有機會窺探到委員會長期以來如此嚴密守護的秘密，那麼無論布拉西的說法多麼荒謬，任何一位學院紅衣主教都不會拒絕查閱委員會的記錄。

「那就把這些記錄拿出來給我看看。讓我親自驗證，弄清真相。如果這些記錄令人信服，我願意聽更多。如果不是，我會把記錄還給你。條件是你別再用這種荒唐事來煩擾朱林和我。你必須忘記你曾經跟我們說過這件事。布拉西，你真的能做到嗎？」

「沒錯，你已經拿到了。那麼，你是否也拿到了你的承諾，那就是無論如何都要保管好這些記錄，並在你私下檢查後將每一頁都歸還給我？」

“我不需要它們。我會全部歸還。我的話就是真理。”

「好。」布拉西如釋重負，幾乎癱軟下來。一旦他的朋友看到他所看到的，他或許就能找到盟友了。“等你發現我說的是真話時，我希望你能向我道歉。”

「這倒也管用，」圖桑笑著說，但語氣中帶著一絲沉思。這個人瘋了，真是荒唐可笑。然而，偽經的記載

“同意。”

「天一亮我就把檔案拿給你，我會把它們帶到地窖去。」布拉西說完就離開了。

圖桑目送布拉西穿過庭院，在離開酒館前稍作停留。這個人或許已經把這種瘋狂的想法告訴了其他人。圖森確信，如果和這種人在一起，不出兩週就會被送上宗教裁判所的刑架，那可就太不明智了。

第二天早上，布拉西依照約定在地下室等候。他把從《聖體聖事錄》和其他一些裝訂本中撕下來的偽經書頁交給圖森。總共將近一百頁。圖森被深深吸引，讀了一會兒，隨即驚恐地意識到布拉西所言非虛。「全是真的，」他茫然地想，「全都是真的。」接下來的一整天，他都坐在書房裡，一動不動，不吃不喝，那些古老的書卷散落在他周圍。夜幕降臨，他踉蹌著站起身，彷彿從惡夢的迷霧中掙扎著醒來。「全是真的，」他對著空蕩蕩的房間低語。圖森小心翼翼地收拾書頁，去找朱林樞機主教。

阿維尼翁城 ~ 教皇宮 ~ 1347年6月

教皇宮的樞密院大廳四周繪滿了宗教場景壁畫和教宗顯貴的畫像。華麗的廳堂上方高掛著佛蘭德斯風格的掛毯。大廳在巍峨的城牆下綿延寬闊，地板如同海洋般在厚重的天花板橫樑下舒展開來。拱形橫樑...

屋頂形狀像倒置的船體，或許正是諾亞方舟航行時所需要的。大廳是宮殿的客房——間接待來訪貴賓的套房，適合任何場合。國王。

衛兵和僕人進進出出大廳入口，卸下菲利普國王的行李。

行李。「讓開！」門外傳來一聲怒吼。入口處頓時空了出來，手持戟的衛兵列隊走進來，押著一位體態臃腫的紅衣主教穿過大廳，來到會議廳的盡頭。他們穿過入口，進入裝飾華麗的宴會廳，卻突然停了下來。

房間中央擺放著一張大餐桌。菲利普國王獨自坐在餐桌旁一張高背椅上，享用羊肉。他獨自用餐。桌上擺滿了金銀餐具。他的身旁站著一位侍從，隨時準備為他斟滿酒杯。

一名衛兵用戟敲擊地面，向大廳說道：“聖座朱林樞機主教請求覲見法國國王腓力陛下。”

「讓他進來，」菲利普厲聲說道，嘴裡塞滿了肉，咳嗽不止。衛兵們放上朱林樞機主教繼續前進，他們轉身走出大廳。隨後，兩人退到一邊，在入口內側的站位上保持靜止。朱林走到桌前，鞠躬道：“陛下。”

菲利普抬起頭，漫不經心地擦了擦油膩的下巴，“樞機主教，你的廚房一如既往地能與我的媲美。服務更是無與倫比。朱林，你考慮過我的提議嗎？讓你掌管我的廚房和宴會廳？我會加倍賞你現在擁有的一切。我對你的期望不會超過你現在為教皇所做的一切。”

朱林微笑著再次鞠躬，因陛下對美食的讚美而臉頰泛紅。「陛下，我深感榮幸，但我仍須為教會效力。」菲利普搖了搖頭。失望地低下頭。

「嗯。」菲利普指著一個銀托盤說，「看來這次連我的貼身男僕朱林都搞糊塗了。這是什麼？托盤上放著兩盞小油燈、一個三腳瓷器和一個水罐。托盤中央是一個絲綢襯裡的盒子，盒子上精美地繪著龍的圖案，裡面裝著一個用稻草做的簡易鳥巢，巢裡有一枚蛋。」

「我可以嗎？」朱林問。

「當然可以，」菲利普一邊盯著彩繪的龍，一邊贊同道。朱林把零件組裝起來。「這是從一艘熱那亞商船上弄來的。我想你可能會喜歡。」他把兩盞燈和錫罐放好。接著，他取出雞蛋，放進裝置裡。“燈需要點亮。”

「拿火來，」菲利普打了個響指。侍者離開後，拿著火苗回來了。朱林點亮了油燈。「燈裡的油很香。現在，雞蛋已經準備好了，你們可以邊吃邊吃。」一團火焰加熱著雞蛋下方的水罐。另一團火焰在雞蛋後面燃燒，前方則是一塊凹面反射板。聚焦的光線

讓人得以窺見蛋殼內部。

菲利普往裡面窺視，發現蛋黃顏色較深，懸浮在朦朧的光芒中。“我一定要弄一個。這個三腳怪叫什麼名字？”

「隨您怎麼稱呼它。這是您的酒，陛下。」朱林微笑著，越過侍從，為菲利普斟滿酒杯。

“我可以和您單獨談談嗎？”

菲利普揮手示意侍者離開，然後向一張椅子伸出手。「坐下，朱林。說吧。」朱林擠進椅子裡。

「蛋形窗，」菲利普突然咧嘴一笑，低聲說道。

“陛下？”

“它的名字” 菲利普指著那個裝飾著龍的三腳架說，“它叫作蛋窗，因為我能從裡面看到東西。”

「蛋窗，真是個好名字。」朱林清了清喉嚨。“陛下，恕我冒昧，我聽說您是來向教皇陛下請教關於愛德華以及克雷西發生的那些不幸事件。”

“那說明有人誤導了你，”菲利普冷冷地說道，“建議就像水，無處不在，而且瞬息萬變。建議我倒是不少，巴黎到處都是，我需要一大堆。”

「陛下，我可以更直接嗎？」朱林俯身向前，低聲說道，說話間瞥見了守衛的身影。

「衛兵！放我們走！」菲利普大喊。士兵走出大廳，消失在緊閉的門後。他向後靠去，聆聽朱林講述《偽經》中的守衛之門石及其作為對抗英格蘭人的潛在用途。

朱林解釋說，國王或許可以藉給他足夠的士兵來控制局面，從而提供幫助。蓋特斯通。

“因此，正如你現在可能已經了解到的，”朱林總結道，“情況非常危急，你的幫助至關重要。”

「哦，當然！當然，當然，」菲利普一邊說著，一邊嚥下了最後幾口肉。

菲利普低下頭，抓起一張餐巾紙搗住嘴。他倒吸了一口氣，臉漲得通紅。

朱林從座位上站了起來。「陛下？」朱林從桌上拿起一杯水。

菲利普丟掉餐巾，仰頭大笑，笑聲響徹大廳。他笑著咳嗽了一聲，斷斷續續地說：“鬼魂，成群的幽靈？沒錯，我要用我的幽靈們消滅他。真的！用我信賴的幽靈們！”菲利普抬頭望向天花板，用誇張的諷刺語氣吼道：“滾開，愛德華，否則我……”

我將召喚我的亡靈來對付你！

朱林放下酒杯，頹然地跌回椅背。“陛下，我是認真的。”

菲利普的臉色變得嚴肅起來。他用一隻手肘撐著身體，怒目而視，低聲說道：“我也是！”
朱林，我已經在克雷西召集了一支幽靈大軍。把他們帶回來。把我的軍隊帶回來。讓他們向愛德華復仇。你的石頭能施展這樣的魔法嗎？

朱林試著進一步解釋。“蓋特斯通 它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機器，但是”
菲利普雙臂抱胸，打斷了他的話：“假設你能釋放出你的這些亡靈，那又怎樣？你該如何讓他們摧毀愛德華？告訴我。”

朱林，鬼魂是怎麼殺人的？或許它們會嚇死愛德華？「他猛地關上了他的…
拳頭重重地砸在桌上。朱林猛地一震，向後靠去。“愚蠢！我需要的是人 男人。”
我受過實戰訓練！我需要武器。我需要錢。如果我想嚇唬愛德華，我可以派人取下他的腦袋，再送來幾艘滿載他殺死的法國人頭顱的船作為象徵！「菲利普的眼神冰冷如刀，朱林低下了頭。

菲利普定了定神，靠迴椅背。「很遺憾，樞機主教，我的信念不像您那樣 該怎麼說呢 那麼高尚。在我看來，戰爭的勝利靠的是鮮血、汗水和裝備精良的軍隊，而不是靠鬼魂。我來阿維尼翁不是為了尋求建議、祈禱、承諾，也不是為了聽什麼魔法石的故事。我很清楚，教廷向法國和英國都徵收稅款。

“陛下，我估計您只帶了少數幾名士兵”

「不，樞機主教，我的想法是這樣的。我相信是教宗陛下指使你這麼做的。我相信教宗陛下不想藉錢給我，所以派你來給我另一個承諾 只不過這次，是一支該死的幽靈大軍。」菲利普從裝置裡取出彩蛋，向後靠去，開始剝殼。“告訴克萊門特，他的小伎倆失敗了。”

朱林猛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不！聖者沒有派我來！他對我說的一切都一無所知！他必須繼續不知道！」

菲利普僵住了，目光如炬地盯著顫抖的紅衣主教。

朱林笨拙地找到座位坐下，低下了頭。「請原諒，聖者陛下。我…」
愚蠢的傻瓜。

菲利普繼續剝雞蛋。“你身上還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秘密。”

朱林，你好好想想；如果教宗陛下借給我相當於從法國和英國徵收的稅款的貸款，我就同意把我的部分軍隊借給你那可笑的事業。

如果尊者拒絕，那麼或許所有人都會明白尊者是如何隱藏這塊——他那塊異端邪說的石頭。」

“然而，陛下！您不可提及此事”

「我絕不能，不能聽你指手畫腳，樞機主教，」菲利普堅決地反駁。他俯身越過桌子，低聲說道：“確保我的貸款到位，你就能得到你的士兵。這就是我們的約定。現在，我得休息了。”

“陛下-”

“夠了，朱林。我們從未說過話。”菲利普轉身對著大廳喊道：“侍者，我是……”
完畢！衛兵，進來！」衛兵們重新出現。「送好紅衣主教！清空我的房間！今晚不准再有訪客！」

「是的，陛下。」朱林起身，鞠了一躬，悶悶不樂地跟著衛兵走到門口。

~*~

第二天，菲利普和克萊門特以及他們的一眾公證員在財政大廳集合。直到那時，克萊門特才意識到菲利普的貸款請求數額龐大，大到足以延緩教皇宮的建造進度。

謠言四起，竊竊私語在走廊上流傳。會議進行得並不順利，多數教廷官員都心知肚明，最好不要打擾這位怒氣沖沖的教宗。他們也大多確信，克萊門特教宗最多只會給菲利普一些好處，例如一塊地皮、一個承諾和一段禱告。朱林既憤怒又害怕，他找到圖桑，圖桑隨後也同樣憂心忡忡地去找布拉西。如果克萊門特教宗發現他們的意圖，他可能會將三人逐出學院，開除教籍，並投入監獄。布拉西安撫了他們的擔憂，然後開始著手準備，編織一張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之網。

中午時分，布拉西進入衛兵大廳，走到一名衛兵面前，在他耳邊低語了幾句。守衛點頭回應，布拉西便遞給他一封信和一枚金幣。

「一個字都別告訴任何人。現在做好準備，他來了。」布拉西眯起眼睛命令道。

「是的，大人。」衛兵鞠躬行禮，布拉西隨即疾馳而去。片刻之後，他從……趕到。在貴賓廳，菲爾姆斯樞機主教進入了衛兵大廳。按照指示，衛兵走上前去，將信件呈給了菲爾姆斯。

「大人，」衛兵鞠躬。

「是啊，到底是什麼事？」菲爾姆斯氣呼呼地說。

“我在院子裡撿到了這張葉子。它看起來不像衛兵下達的命令。或許它很重要？”

菲爾姆斯讀完信，抿了抿嘴唇，仔細打量著守衛的眼睛。

你識字嗎？

“不，閣下。”

“那麼，你怎麼能確定它不是什麼？”

“菲爾姆斯質問他。”

衛兵辯解道：“我認得這種命令；它們大多都長得一樣。這片葉子上沒有任何高貴的標記。”

你有沒有把這張葉子給別人看？

我也是剛發現的。你是第一個看到的。

“很好，那我一定會把它還回去。你不准跟任何人提起這片葉子。你根本就沒撿到它。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士兵？”

“我願意。”

“如果我聽到消息，我會召見你解釋。現在回去工作。”

「是的，殿下。」衛兵鞠躬後走開了。菲爾姆斯環顧四周，眼中滿是貪婪和愧疚；他把信緊緊地抱在胸前，又讀了一遍：

這是陛下的條件。他將秘密地將貸款的十分之一授予能夠說服陛下同意的樞機主教。

發放全額貸款。如果貸款金額超過他最初的請求，陛下也同意紅衣主教應獲得超出部分的十分之一。燒掉這張葉子。不要與任何人交談。

菲爾姆斯環顧走廊，尋找窺視的目光。確認無人後，他將信塞進長袍下，迅速離開，卻絲毫沒有察覺布拉西正躲在遠處陰影中注視著他。

不到一個小時，菲爾默斯就站在宮殿的四窗廳裡，說服克萊門特提供比菲利普要求的數額更大的貸款，並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貸款條件。

頻繁的報銷。討論變得激烈起來。菲爾姆斯很少見到克萊門特如此生氣。然而，克萊門特在處理政務時經常依賴菲爾姆斯的建議。結果，教宗勉強同意了菲爾姆斯樞機的建議。

那天晚上，國王菲利普和教宗克萊門特簽署了文件。菲利普想著這筆交易後，愛德華的頭顱被砍下；菲爾姆斯看到了自己登上教宗寶座的景象；布拉西則回憶起他已故兄弟的容顏。圖桑和朱林則看到了自己成為法國紅衣主教的景象，而克萊門特則預見到他龐大的教皇機器的建立將會再次被拖延。這筆交易令所有人滿意。除了克萊門特、他的財政大臣們，以及...

教廷侍從長。

第二天早上，國王菲利普召見朱林樞機主教到樞機會議廳。

菲利普坐在指定的椅子上，菲爾默斯樞機主教已在他面前，雙手緊握。這時，朱林被宣布就座。兩位樞機主教交換了一下眼神。他們都對對方的來意感到好奇，但誰也不敢當著對方的面直接說話。

「啊，朱林樞機主教，請上前。」菲利普揮手示意他上前。

朱林鞠躬道：“陛下。”

菲利普轉向菲爾默斯。“您剛才說什麼來著，菲爾默斯樞機主教？”

菲爾默斯清了清喉嚨。“陛下，我來看看您是否有什麼需要。”

「教宗陛下竟然派紅衣主教來照顧他的貴賓？我可是自帶了一大幫僕人。我憑什麼要享受這種特殊待遇？」菲利普摸了摸下巴。

「不完全是這樣，陛下。」菲爾默斯清了清嗓子，偷偷瞥了朱林一眼。“陛下，如果允許的話，我可以單獨和您談談嗎？”

「正是如此。朱林樞機主教，請稍等。菲爾默斯樞機主教，請上前些。」朱林鞠躬後離開了大廳。

菲爾默斯低聲說：“陛下，是我。我幫您搞定了貸款。我來是想和您商討賠償事宜。”

菲利普輕笑一聲。「看來教會也並非清白無辜。好吧，樞機主教，宮廷酒窖裡還有三桶酒等著我。我留一桶給你。當然，就當是禮物吧。」

菲爾默斯扭動著身體。“陛下，我無法接受。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談談貸款的十分之一。”

菲利普驚呆了。「十分之一？貸款的十分之一作為補償？」

“第十點，陛下，感謝您說服聖尊批准這筆貸款。”

菲利普皺起了眉頭。“紅衣主教，我給你的就給你吧。即便如此，也綽綽有餘了。現在，你想喝點酒嗎？”

「陛下絕對不會允許的。陛下，我這裡有一份文件，上面寫著我們之間的協議條款。」菲爾默斯從長袍裡掏出那張紙，菲利普讀了起來。他挑了挑眉。

“這都什麼鬼東西？誰寫的關於我的這些東西？”

“陛下，您難道不知情嗎？”

「我根本沒說過那樣的話！至於補償，我將對此事保持沉默！」

菲利普把紙條塞進背心口袋。“如果你告訴任何人你或朱林樞機主教曾來找我，想要分一杯羹，我就會通知他。”

聖潔啊，你們兩個竟然合謀陷害他！在我改變沉默的念頭之前，請離開我！

「是的，陛下。」菲爾姆斯面色凝重，鞠了一躬，離開了房間。出了門，他瞥了朱林一眼，皺了皺眉，然後匆匆沿著走廊逃走了。

「讓朱林樞機主教進來，」國王命令道。衛兵們遵命而行。當朱林走近時，菲利普從背心口袋裡掏出那張紙，用兩根手指緩緩扇動著。他盯著朱林，朱林也盯著那張紙，他知道那是布拉西的字條。

菲利普哈哈大笑，把樹葉放回了背心上。

「朱林，你真是足智多謀。放心吧，一切都好。」菲利普輕笑一聲。「我只是勸你幫我確保貸款到賬。你做得很好。你可以忘了我讓你在教皇面前陷入困境的事。」他又笑了。「我知道教皇從未派你來。」

我太了解你了。啊——費爾穆斯樞機主教也認為你來此是為了得到獎賞。我已經警告過，如果你們其中任何一人向我坦白此事，我將…將此事稟告教皇。

「陛下，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朱林微笑著鞠躬。

「至於你的幽靈魔法石，我可以把我的士兵交給你，但條件很苛刻。第一，陛下絕對不能知道這件事。第二，我的士兵只能為你效力幾天。」

「很好，陛下。」朱林回答。

「你將指揮我的伯恩上尉和他的部下。我相信他能保守秘密。只有他才能知道全部情況。不要和他的部下說話；他會指揮他們。」

“當然，陛下。”

“他現在在阿維尼翁，有兩百人。這應該足夠了？”

朱林搖了搖頭，“確實不是。太多了。”

「我提醒您，我們正與英格蘭交戰。伯恩將軍嚴加管束他的士兵，以免因不必要的分裂而削弱兵力。我相信他的指揮和判斷。他是我皇家衛隊中最優秀的將領，我認為沒有必要讓他分兵分派，哪怕只是短暫的。因此，我的提議是兩百人，或者一個主教給您怎麼選機，」哪怕給您怎麼選機？」

「兩百，陛下。」朱林嘆了口氣。

國王打了個隔，深吸一口氣，向後靠在椅子上。最後，他只是國王盯著朱林看了一會兒，隨即眯起眼睛，似乎帶著懷疑。在那彷彿永恆的瞬間，朱林低下了頭，心裡忐忑不安，怕國王會重新考慮先前的提議，然後怒氣沖沖地把他趕走。寂靜無聲，朱林被困在凝固的目光中，感到死一般寂靜的大廳彷彿永遠籠罩著他，讓他感到窒息。

壓在他肩上的，是那揮之不去的寂靜，令人窒息。一種強烈的恐懼感灼燒著他的脖頸和臉龐；他很想逃離這座高聳的拱形大廳。如果他突然得到許可，他就會同意。

“辦事！”菲利普國王終於厲聲說道，“現在告訴我具體細節。伯恩船長何時何地與你簽約，以及你對他有什麼要求？”

【第四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愛倫坡 (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